

韓非子

冊三

韓非子卷第八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觀第二十九

說林下第二十三

伯樂教二人相蹠馬相與之簡子廐觀馬一人舉蹠馬其一人舉蹠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蹠此自以爲失相其一人子非失相也此其爲馬也踳肩而腫膝夫蹠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蹠馬而拙於任在腫膝而不任拙於腫膝夫事有所必歸而以有所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猿於柙中則與豚

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奧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爲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爲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僂命也

鳥有翮翮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鱸似蛇蠶似蠟人見蛇則驚駭見蠟則毛起漁者持鱸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責諸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驚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驚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

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爲其不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

崇侯惡來知不適紂之誅也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比干子胥知事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

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爲持的弱子

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以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乎

宋之富貴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溢焉事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負之時也

有欲以御見荆王者衆騶妒之因曰臣能擻鹿見王王爲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騶妒之

荆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彊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爲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

南門之外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句踐也爲人之如是其易也已獨何爲密密十年難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棄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三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虱曰爭肥饒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噉其母而食之菟臞人乃弗殺蟲有就者或作虬一身兩口爭相齧也遂相殺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虬類也

宮有堊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堊之地則寡非矣公子糾將爲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爲亂乃使魯人殺之

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

與子爲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爲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故曰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恆，曲爲曲，直爲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珮，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

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赧謂宮他曰爲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爲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荆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相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弑君小白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

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養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荆王伐吳吳使沮衛蹇融犒於荆師而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汝來卜乎答曰卜卜吉荆人曰今荆將欲女釁鼓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人來也固視將軍怒將軍怒將軍怒將軍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爲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

知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

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以隨之不可內也
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
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
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
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荆王曰善因起師而
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
傷我與戰必不尅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
以賂之

荆伐陳吳救之軍閒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
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
乃爲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
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

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爲難韓子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構於己乃皆朝魏

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信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韓咎立爲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綦毋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爲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靖郭君曰將城薛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

爲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爲戲靖郭君曰願爲寡人言之答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絰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得荆彼

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晉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逆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鄭人有一子將宦謂其家曰必築壞牆是不善人將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爲智以巷人告者爲盜

觀行第二十四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

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爲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聖賢之撲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己。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不能自舉。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

畢矣

安危第二十五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

危道一曰斲削於繩之內二曰斲割於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於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也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爲是愛身於爲非小人少

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令。使人去饑寒。雖賁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爲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
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
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
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
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以無功
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
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
故齊萬乘也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
名實故臣得奪主殺天子也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
讒諛以詐僞爲貴誅於無罪使偃以天性剖背以詐
僞是天性爲非小得勝大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正不亡於遠者無有故